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

上韓樞密書

趙鼎  
眉山蘇洵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  
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  
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  
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  
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  
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  
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



匯為洪波瀾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螻蛄終日而不螫則蟻聚

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關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將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手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 太宗躬擐甲胃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



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  
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  
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  
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  
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來詔天下  
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  
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  
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  
戰勝凱旋而圖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  
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

美會京師憂大水鋤耬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  
千萬傳呼勞問之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眈眈狼顧莫肯  
效用且夫力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  
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  
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  
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  
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  
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  
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  
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



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

庸亦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邇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屬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

再拜



上富相公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  
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  
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  
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值乎  
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  
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  
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  
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追而及於京  
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

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  
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  
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  
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  
也而後無憂且一八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  
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  
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忘是二者惟善人  
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  
害已事不出於己而忘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  
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



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之  
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名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  
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  
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  
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計  
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  
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  
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  
之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必成其不

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  
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  
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  
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  
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  
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  
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  
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  
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  
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



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  
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  
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忠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  
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  
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  
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  
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  
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

無謀矢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  
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  
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  
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  
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  
此其備矣然而管射蔡射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  
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  
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  
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  
敷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



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是以盡人之才蓋稱  
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  
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  
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  
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  
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  
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為數實不可勝計然  
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棄士  
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  
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

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  
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  
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  
絜然而無過可任以為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  
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捷為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  
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  
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米見凡  
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從天子之夫是以知  
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  
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



相公顧甚易為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為此然皆莫有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為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主之所望無復憚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弃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



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泉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

而字下為字上式有一暇字

二百五十九

能自處其身也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富人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



美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弃於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間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

問字一作勁再考

也流而為迂龜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弃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請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論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當之



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  
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  
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期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  
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  
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器置嗟夫豈亦不  
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為弃於人而不知弃之為  
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弃我取我而  
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

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為天下之名  
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  
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彈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  
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  
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為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  
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  
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  
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  
而為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  
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



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為高  
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頻感嘔臆而不  
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  
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  
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  
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粗於貧賤之辱者而  
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  
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  
之相果誰為之名豈天為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  
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

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為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為  
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  
感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者其初蓋出於  
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  
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  
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為賢人而有德者為  
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為君子者  
一為世之所弃則以為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  
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為東  
諸侯也君子豈有聞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



自重哉洵以為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無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為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一

趙郡  
眉山蘇洵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



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  
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  
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  
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  
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樓之今也亦必有小人  
焉推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  
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  
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  
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  
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喜且自賀以為道既

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  
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盖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  
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  
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  
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  
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  
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嘗蔡公遠者又  
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  
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  
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



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  
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  
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  
知之時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  
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  
大河渾浩流轉魚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  
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  
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  
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間易無艱難勞苦之  
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

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  
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  
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  
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  
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  
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  
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  
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  
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  
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



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焉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

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非三讀之渾渾乎覺其求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盖有曰吾不聞者焉而况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其鬚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



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為人宜尤可貴重。柰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為無用，思以一能

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為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為不近人情哉？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為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為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



日書其所為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  
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  
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為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  
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為可教亦足以慰其  
衰老唯無曰苟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  
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快悵不審日來尊  
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  
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

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  
之於貧賤之中乃與以磨論議共為不朽之計而事未  
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死之豈信然  
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  
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後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  
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  
思欲跋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  
讀及申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  
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之以笑歌俯仰終  
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



至泰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為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踈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熟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為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按或以為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肖爾莽然此豈足為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為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曠者不察以為匹夫而

要君命苟以為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洵之所為欲仕者為貧乎實未至於饑寒而不擇以為為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為不得為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為宰相者又以為時不可為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久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



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請公事考  
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為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  
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  
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為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  
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  
為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  
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  
之秋軾轅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性其久  
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唯千萬為國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為天下之弃民行年  
五十未嘗見後於世執事獨以為可收而論之於天子  
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肯已朝  
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  
意雖言之亟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  
有益於世而上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  
而苟以為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  
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  
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  
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



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為嫌之  
故有德於洵再名而辭也執事不以為矯而知其取於  
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為貪而知其不欲為異其  
去不追而其求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  
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為  
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  
君遣而君薨弗為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  
為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  
詞曰寡君使其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  
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

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  
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  
後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  
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  
見其安而不見其危知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  
人也以備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為  
其德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  
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



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  
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  
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知以天  
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  
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  
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  
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  
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  
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  
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

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  
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  
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  
下皆可以無愧公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屑屑  
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  
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意  
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  
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



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  
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  
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  
軾轍齟齬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  
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於其  
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忿然  
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為天子之爵祿  
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  
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  
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弃置之人今年三月特與

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為行  
者計則害居者為居者計則不能行恹恹焉無所告訴  
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  
明公以為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  
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  
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  
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  
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來進於下  
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  
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為子求官苟歸立便致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冝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為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為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

之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而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大良久乃能以見出鄭猶十里許有道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絜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待其多言耶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



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  
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  
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  
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  
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  
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  
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  
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開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  
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  
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  
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  
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改千木踰垣而避之泄柳  
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  
之徒輿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  
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是以瞻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  
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  
者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  
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  
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  
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  
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  
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  
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  
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

覺筋骨踈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  
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  
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  
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  
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  
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  
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sub>甚</sub>幸早以為遇時得位當不鹵莽  
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  
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  
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



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  
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  
之也易公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  
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  
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為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  
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朔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  
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  
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

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葬萬國天子  
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  
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  
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  
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  
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  
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  
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  
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  
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



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所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

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僥倖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同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

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之下揆問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在



右洵間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  
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對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  
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  
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試者  
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  
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  
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携  
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  
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  
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對之言與夫三

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  
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  
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為上皇帝書一通以  
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  
寒千萬加愛

荅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奉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  
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  
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  
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間居田野之中猶恐苟



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為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間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對以為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祇以為笑久居間處終歲幸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尔揚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之下往者見託以先文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為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閱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為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為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郵乎其



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善明而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

以為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舊家有變故蒼遽西走遂不得奉別快悵不可勝言也嚮每見君侯談論輒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懶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曾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卹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卧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啻莽常以為沈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



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劄見廢又皆以  
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讐疾惟君侯一人獨為哀  
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  
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邪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  
囑辦於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襄  
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  
惟裁悉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嬾不獲問從者常以為閤下之  
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洵獨不能

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為君子之弃人矣  
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閤下過聽猥以鄙陋  
上塞明詔不知閤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嘉  
以為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騫得明矣洵不識閤下然  
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  
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閤下之美所告者皆饑寒自謀不  
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  
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  
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為忠夫數至門者  
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



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  
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  
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  
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授者嫌若  
有所過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二



